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十八



世論

王庶
乞不
與和
議

呂本
中罷
張戒
論和
議

張九
成性
秦檜
罷

且曰陛下以兵事為重今後成功後當留臣當去雖上有卿且在紹興朕自有用卿之論而後為檜所欺遂引之為副使矣雖後與檜共事始知其暗去位之時力薦鼎相而檜之憾已深矣雖鼎再相力能護後而檜黨百計搖撼鼎已不自安矣中興之功所以垂成者張趙之勢合也中興之功所以隨壞者張趙之隙開也君子之隙既開小人之勢遂合故八年十月鼎罷而檜之和議遂成天下之事變矣惜哉

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王倫既與烏陵思謀至虜庭金主宣復遣蕭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恐賊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孰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勝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間者虜使之來臣忠憤所激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臣謀不遠遠知昧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此執政關負未便斥去即乞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已如詔不許庶復上言臣生於陝西其風漸氣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常欲以氣

吞強虜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又言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邊州郡願效尺寸不許○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中冬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即和不可和即否兵備不容少弛可徧諭諸將以為之備○中書舍人兼直院呂本中罷用侍御史蕭振奏也○十一月甲申翰林學士孫近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王倫遽回虜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虜云招諭臣不知所諭何事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丙戌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張九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虜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憾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檜為之

紹興八年

張戒以留趙鼎罷

訪和議

論和議

忠再言和議

張燾言和議

變色會擢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既而九成
 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提舉江州太平觀
 免謝辭○戊子殿中侍御史張戒為司農少卿○己丑詔張戒為耳
 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鼎也○庚寅上謂大
 臣曰王倫使回金人頗有善意若上天悔禍虜肯革心休兵之後一
 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觸減以寬百姓○丙申王倫至行在令日下赴
 內殿奏事○戊戌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稱疾在告遂卧家
 不出○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符充副使符稱疾不受○庚子
 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
 也○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又
 稽汛掃兄弟宗族未聞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
 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是
 禮部侍郎兼侍讀曾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為可憂考之今
 事為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臣甘服貶稱號捐
 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事可不為痛哭流涕哉伏望陛下無忘
 大耻無惑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外則
 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虜使之來所係甚大內外臣寮章疏願陛
 下使大臣集從官豫加熟議庶無後悔權吏部尚書張燾亦請詢可
 否於衆檜乃白上下此詔焉○京東淮西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伏
 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監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
 民事跡有實別無扶合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
 爵處之未為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
 朝以為後證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上賜以手劄世忠既
 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劄由是秦檜惡之○壬寅兵部侍郎兼權
 吏部尚書張燾言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請攻人事以驗天意
 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虜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在
 甲寅一戰而敗虜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却劉豫亦天所贊
 也歲在丁巳鄴瓊雖叛乃為偽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蓋陛下
 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
 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願陛下益務自修
 益務自治益務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
 不利則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為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還

高宗 紹興八年

晏敦復言和議

魏紅復言和議

向子諱不肯拜虜詔王庶能

議

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無必信可也伏願陛下毋取必於虜而取必於天若乃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夷虜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盡忠然朕必不至為虜人所給方且熟議必非詐譌然後可從如其不然當再遣使審問虛實而拘留其使人壽頓首謝○吏部侍郎晏敦復言今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儻欲陛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陛下分庭而抗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與彼上下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詔令授陛下兩鎮節鉞封陞下一王號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將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因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略舉此數事則過此以往可推而知也陛下欲屈已就和願周思而熟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已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所陳之禍患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權吏部侍郎魏紅言臣素不熟虜情不知使人所須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已者何事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願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係考之古誼酌之群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噬臍之悔也○癸丑知平江府向子諱致仕時金人所遣詔諭使將入境子諱不肯拜虜詔乃上章乞致仕秦檜許之○甲辰樞密副使王庶知潭州庶論虜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檜進呈上因言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言動浮言以無為有風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與有罪檜曰臣等實任其責孫近曰他時疆事稍定當須明政刑以示勸懲庶幾不變○中書舍人兼直院勾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主議和力贊屈已之說而外論群起如淵言於檜曰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司人皆駭愕○魏良臣行尚書吏部員外郎

檜仍稱其賢乃知檜初相時所陳二策出於虜意也逮其再相力薦良臣入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丁未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狹邪小人市井
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
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
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
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鑿不遠而倫又
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
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
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
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
時豺豕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
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夫朝相
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迺曰我一屈
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
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
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志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耻舉
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
如主也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
台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
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
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
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
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不暇僮不得
已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
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
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
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詐
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
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
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
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懷已自可見而乃
建白令臺諫侍臣簽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
謗爾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社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社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
 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社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
 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
 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
 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二發問而近不答但曰
 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
 驅尚能折衝御侮耶臣切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
 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
 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空有赴東
 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辛亥祕書省正字范如主獻書
 于秦檜曰禮經有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誓死以報春
 秋之法雖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也不書葬以為無
 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於不得其死君親不得其死而不復讎不討
 賊雖得梓宮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
 以無愧於天下後世未聞發幣遣使祈京請命以求梓宮於寇讎之
 手者也女真用是知我無復讎之心可以肆為玩侮乃示欲和之意
 使倫歸報交使往來至于再至于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
 篤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春秋之
 法凡中國諸侯與夷狄盟會者必謹志而深譏之女真自海上結盟
 借助於我以滅契丹契丹既滅遂犯汴梁其不可信一也既為城下
 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時以後和
 使項背相望而侵犯之兵無歲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
 歛兵議和誘我一帝出郊劫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
 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包藏姦詐
 不可測度如此何為一旦與我如此之厚哉聞其使稱詞說策命
 而來要主上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
 也反面事儲匹夫猶不肯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
 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為梓宮屈為皇太后屈
 為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伸於一日志願足矣違
 恤其他柁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之前乎誠使一旦拜受
 女真之詔冊則將行女真之命令頒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不

紹興八年

真之士率土之濱莫非女真之臣我宋君臣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無乃違主上聖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免太公於俎上晉大夫征績以輔孺子使惡我者懼卒能歸惠公於疆秦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弟之念奈何欲誤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設若虜擁梓宮母后淵聖於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吾君相以下來迎于境我若從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于而國乃違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也聲罪來寇將何以待之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於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為仇賊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於屈己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用此拒虜不為無辭者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衆我以大義明詔天下率勵瘡疾之餘共雪父兄之耻乃不可失之機會也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主上受此屈辱有如姦雄因衆心之憤擁數十萬之衆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相

龔中

秦檜
恨陳
剛中

公嘗自謂我欲濟國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恐相公之心則忠矣使殺身而有益於君志士仁人之所願為也若犯衆怒陷吾君於不義政恐不惟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苟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奪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為此若曰聖意堅確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於相公也檜不荅○是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於是秦檜等乃擬昭州編管時銓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與敕令所刪定官方疇同見吏侍晏敦復為銓求援敦復曰頃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此人得君何所不為敦復即往見守臣張澄語之曰詮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壬子胡銓送吏部與廣南監當銓既竄斥秦檜孫近又奏銓所上封章言及臣等若重加竄責於臣等分義有所不安臺諫勾龍如淵李誼鄭剛中亦共救解之乃以銓監昭州蓋君銓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

高宗 紹興八年

李綱
言和
議

曾開
爭和
議罷

秦檜
引李
光

許忻
言和
議

趙鼎
言和
議

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尋貶剛中令安遠死焉十二月丙辰秦檜恐言者不已白上下詔以銓上書狂悖戒諭中外○戊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借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憚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官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腴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試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嘗因語和議事曰此言大係安危開於座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

爾檜矍然警其言而罷遂命出守開辭改提舉江州太平觀○己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乙丑詔紹興府南班不帶送郡宗室十八員歲撥上供米五百斛以同判大宗正事士褒言宗室俸薄不足於糴故也○丙寅新知潭州王庶落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中丞勾龍如淵論其罪故也○詔祕書省校書郎許忻入對奏疏言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措置失宜都城遂陷虜情狡甚懼我百萬之眾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子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為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誘致虜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以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樞密院編修官趙雍上書略曰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報難報之恨雪難雪之耻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國威

高宗 紹興八年

許 將 守 郡

鄭 剛 中 乞 任 邊 守

胡 理 等 六 人 言 和 議

范 如 圭 又 言 和 議

立法制為匹夫匹婦復讎而朝四夷於明堂此陛下之職而群公所當盡心也為今日之計當以講和為中國一事不必張皇委宰相平見使者遣使臣再議直俟梓宮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典禮南北兄弟自有故事願陛下少抑一身孝愛之情俯徇天下至正之論○丁卯王揚英為太常博士揚英獻所著黼衮箴十二篇上召對而有是命○戊辰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差胡邦用知靖州上曰郡守牧民之官亦藩屏所寄當自朝廷選差若皆由將帥辟置非臂指之勢也○庚午殿中侍殿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荆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辛未參知政事李光言月椿錢之害常平之利上曰月椿事朕數為趙鼎言之鼎不以為意常平司當復置三省可條具取旨○癸酉祕書省著作郎胡理尚書司勳員外郎朱松祕書省著作佐郎張廣凌景夏祕書省正字常盟范如圭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訃聞陛下方宅大憂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籍籍籍審如是將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為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為君父死之為有宋宗社死之為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為無名乎虜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蓋其狃於荐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於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知者故不得不為和之說以撓我耳蓋虜之和使即秦之徇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彼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柰何至今而猶未悟也信如道路之言則虜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約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降一事爾陛下柰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之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僥倖彼犬羊者苟獲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如圭又言今女真之使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有聽陛下北面而為仇賊之

高宗 紹興八年

方庭
贊言
和議

晏敷
復激
齊臣

臣哉豈如今日痛憤肝膽之際明諭虜使而謝遣之然後詔在廷之
臣與守邊之將講明戰守之策日夜飭厲常若臨敵表裏江淮必足
以防侵軼之患願陛下枕戈嘗膽深思此策而力圖之則梓宮終有
山陵之期母后終有東朝之養淵聖終免鴟原之難陛下終得遂孝
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俯仰無所愧怍與夫
忍耻事讎榮辱禍福相去萬萬矣時士大夫皆以和為不可而如圭
與王庶曾開戶部侍郎李彌遜監察御史方庭實言之尤力庭實疏
言臣自靖康以至今日每論議和之無益徒竭民膏血坐困中國沮
將士之氣啓姦雄之謀此臣愚陋自守所見而不敢附會其說以欺
陛下今使人以江南詔諭為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詔則臣不知所
謂也嗚呼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
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躬聰明勇智之資傳嗣正統
有祖宗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甲兵之衆群臣萬姓三軍皆一心
欣戴陛下如子弟之從父兄手足之扞頭目陛下縱未能率勸諸將
尅復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於虜乎陛下縱忍為此其如
中國何其如先王之禮何其如天下之心何○甲戌提舉萬壽觀韓
肖胄僉書樞密院事乙亥以肖胄為大金奉表報謝使樞密副都承
旨錢愐副之○丙子金國詔諭使張通古發書宣徽院事蕭哲至行
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左僕射府館之○監察御史施庭臣
為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贊和議故有是除命下中外駭愕○丁丑起
居郎劉一止試中書舍人司農寺丞莫將賜同進士出身除起居郎
都省翻黃下吏部兼權吏部尚書張壽試吏部侍郎晏敦復言仰惟
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己與虜議和
夙夜焦勞懇切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
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
退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庭臣乃
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
耻覈實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御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
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之衆論
固已嗤鄙之矣今庭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
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
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左中

秦檜
不能
奪張

晏敦
復等
八人
言和
議

尹焞
言和
議

尹焞
移書
秦檜

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效人也考其平昔多所
不為陛下奈何遽與此輩斷國論乎至於議和則王倫實為謀主彼
往來虜中至再四矣今其為言自己一二事之倪端蓋亦可見自朝
廷有屈已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儻成屈已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
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陛下戒之重之所有施庭臣莫將除命更合
取自聖旨指揮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時張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
檜患之燾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遂托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棄
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然亦假途耳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
是言愈不敢出燾乃不主和議者若使中草國書豈能曲循意旨哉
壽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一受遷官他日以罪去則
事由人矣檜不能奪遂止○已知吏部侍郎吳敦復戶部侍郎李彌
遜梁汝嘉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院樓炤中書舍人兼翊善
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對上奏曰臣聞與
衆同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
敗者伏見今日屈已之事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不以
為可學士不以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感之臣等竊聞虜使入境

宋盜九
四十三

伴使北向再拜問虜酋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
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為之不平况肯使陛下不顧群議斷而
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
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
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
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奏燾所草也○新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
尹焞言伏見本朝戎虜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乃再啓
和議於今日意欲僭圖混一臣妾中國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
地為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庭復使陛下北面其君則降也非是和也
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且猶不可况實降乎時近臣皆入焞以疾
固辭新命乃上此疏又移書秦檜言及虜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
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則中國號令皆從虜出國事廢置皆從虜
命侵尋腴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讒間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
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
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明主上之
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檜得其書已不

高宗 紹興八年

樂讀至小智子義之語乃大怒之○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金國
人使于其館受國書以歸前一日從官既對上乃召王倫責其取書
事倫見北使張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亦恐遂請用明日或曰時
欲行此禮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樓炤炤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
言之句以對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受書通古猶索百官備
禮迎其書檜乃命三省樞密院吏朝服乘馬導從時上特以皇太后
故俯從虜約而檜必欲屈己天下咎之

建炎之初內有綱外有澤此可為之一機也而汪黃以
主和失之紹興之間內有鼎外有浚此又有為之一機也而秦檜
以主和失之失此二機天地之大義不立使我高宗抱終天之痛
可勝惜哉蓋當時大臣任事者張趙朱呂數人惟浚在外鼎在內
至公血誠相與扶持此議然浚終始主戰鼎始主戰終主守則鼎
之規模已與浚小異若願浚勝非雖內有平賊之功而外但為避
狄之謀則皆不知此義者也夫將用命者張趙韓岳數人張浚謂
諸六將惟飛世忠可倚大事而二人必欲掃強虜壞和議則真知
此義若光世之仇酣酒色不喜恢復每每退屯而後不受行府之
命不與劉錡共功不與世忠同謀但與沂中為腹心以附秦檜之
和議而已則皆不知此義者也夫是則諸臣之不知義者多矣而南
渡百年公論獨切齒於一檜者何也蓋汪黃壞之於事勢未定之
時而檜壞之於事機垂成之日為可恨也諸公之言和者依違於

其間而檜獨斷然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說也他相或一年或二年
或不數月而檜獨相二十年之久也方其入相之初朝士皆動色
相賀惟晏敦復日之為姦人然向子志於紹興之初與胡安國論
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盡室而歸非大姦能如是
乎當時安國猶以為忠其子寅猶以子志之言為過則檜之姦可
以欺賢人君子也如此方檜之初主和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
下今無相不可行及再主和也曰臣恐亦有未便欲望更思慮三
日又三日曰臣恐別有未便知上意堅確不移乃乞決和議不許
而人心公議終不可遏爭之者臺諫則張戒常同方庭實辛次膺
侍從則桑汝嘉蘇符樓昭張九成曹開張燾晏敦復魏在李彌遜
郎官則胡理朱松張廣陵景夏等執則趙鼎劉大中王庶舊宰執
則李綱張俊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許訥潘良貴薛徽言尹
溥趙雍王時行連南夫汪應辰樊光遠交言其不可大將岳飛韓
世忠亦深言其非計而胡銓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一疏都人喧騰
數日不定人心亦可知矣諸公之議憤激懇切而終不足以折檜
者則有說矣謂梓宮不可還今還矣謂太后不可復今復矣謂陝
西河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謂虜不可信今可信矣此檜之所
以能排眾議也然不能復離雪耻而使吾君抱終天之痛以為孝
悌不能自復土宇而乃乞巧於仇讎之戎狄以立國家此如圭所
謂相臣以為為忠而不知身陷於大不忠主上以為為孝而不知身陷
於大不孝樊光遠所謂金人說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其可信
愈甚則其可懼愈甚皆至論也一人之私不能以勝千萬人之公
雖檜亦末如之何也

世世 輔 州

秦檜 孫近 秦叙 胡銓

秦檜 飛表

王倫 使 虜

秦檜 怒 如圭

連南 夫言 和

初廊延既陷第六將李世輔為宗弼所喜累迁知同州及虜廢偽齊
世輔乃與其徒王世忠頗遇等潛謀遣使臣白彥忠等持書抵川陝
宣撫副使吳玠使出兵為外應是冬左監軍撒離曷自大同之陝西
見左都監拔東議割地事比過同州世輔乃偽稱足疾伏兵州解因
犒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撒離曷上馬欲以南歸虜騎追及之世
輔等數十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至五交原追騎益眾世輔度眾寡
不敵乃解撒離曷縛折箭為誓縱之使去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
虜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家皆為虜所殺

紹興九年春正月乙酉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威武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銓昨上書專詆臣等若不
陳乞稍加甄叙則是臣等身為輔弼區區與小官校曲直失大臣躰
故有是命○丙戌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赦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
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
全民命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恐
未盡於事幾當復勞於聖慮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曰救暫急而
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謂無事而請和

宋監廿

之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
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飛幕客張節夫之文
也秦檜讀之大怒○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同簽書樞
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知閣門事藍公佐副之
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戊子先是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轉對
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
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秦檜以如圭
不先白已始怒之○知廣州連南夫上封事曰臣切惟大金素行兇
詐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槩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
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陛下於太上有
終天之別於金人有不戴天之讎方且許還河南之地彼其計實老
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
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陛下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
盖用心不剛則四肢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
守四方者是陛下十有餘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
虛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臣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戢

高宗 紹興九年

韓世 愚欲 劫虜 使 張俊 言和 歎

尹焞 命 揚燁 上李 是書

字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臣恐將士解解而潰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陛下遣侍從宗臣祇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政詩人彷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携幼感泣而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為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眾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箠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南夫又為表賀曰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紂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秦檜大惡之○已丑北使張通古與韓肖胄先行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為紅巾俟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議世忠將郝打密告其事故通古自真和由淮西以去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事示之通古一覽即能誦○庚寅責授秘書少監永州居住張俊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俊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

宋監廿

卷之四

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新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為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以議和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上乃有是旨焞五辭不拜○乙未監明州比較務楊焯獻書于參知政事李光論和戎事大略以謂屬者黠虜求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誼謹議論不一閣下召來造朝遽復合為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賣諂取執政爾黠虜割中原為一大餌以釣江南今欲竭一方求實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虜是以江海實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虜人並無須求焯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切鍾也哉丞相秦公專謀國之謀傾心黠虜參政孫公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如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群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虜必可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實以典憲焯所不辯○丙申金右副元帥宗弼始以割地詔下宿州○丁酉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二字以戶部

段

不虛
事
注應
辰言
私議

秦檜
怒王
銓

張浚
料虜
三策

貳一負兼領○戊戌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為東京留守兼權開封
尹提舉醴泉觀郭仲荀副留守○己亥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為
陝西宣撫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
州聽節制如舊上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
民勸課農桑各使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
內以事外也○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言和議既諧則因循無備
之可畏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
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為讎人役哉○辛
丑詔內侍省副都知藍安石賜贈保寧軍節度使可特與賜謚渡江
後宦者賜謚始此○夏國主乾順以李世輔為廊延岐雍等路經略
安撫使○二月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與糧上曰朕今日和
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壓內寇
足矣至如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贍養官兵他日置擁場不患無錢
豈可虛內以事外耶○新除左通直郎尹焞固辭待制侍講之命且
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切厚祿無補聖聰
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

宋監廿

卷七

伏望檢會累奏放歸田里詔焞日下供職秦檜讀焞奏見時用二字
深銜之○戊午新除太常少卿謝祖信復為殿中侍御史前一日上
諭秦檜曰朕欲用祖信為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機卿等可
召赴都堂與之議論檜奏臺諫乃天子耳目朝廷闕失所當論列恐
呼召至廟堂然後除授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本
是一軀若使臺諫幾察大臣豈朕責任之意耶然檜卒不召○己未
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詔恭依主管台州崇道
觀王銓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為名不可犯且叱奴皇后夷狄也
尤當避檜大怒○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知潭州○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張浚知福州時浚未聞命又上疏言切惟今日事勢處古今
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勉強圖事而已又具劄子曰自陛下回
駐臨安甫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確專意和議莫不幸
其將成矣臣意虜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餘將來故
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料虜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輿地來
歸不失前約結懽篤好以怠我師遲遲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
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虜出中策

高宗 紹興九

尹焞
詳命

秦檜
與趙鼎
鼎遠

周南
仲言
五不
急務

則必重邀求責微禮失約爽信近在期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虜出
下策怒而與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
新除徽猷閣待制尹焞固辭新命且言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義
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為矯偽上察其誠以博提舉江州太平觀
卿又請追還職名不許○壬戌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
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癸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起居郎施
庭臣並罷其後秦檜擬如淵知遂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
己巳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辭往西京朝謁陵寢○壬申
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
○己卯臨安府火○庚辰日中見黑子月餘乃沒○吉州免解進士
周南仲上書言臣於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賜召命又取十事而行
其一二矣臣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以為今日
獻所謂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
復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
所謂三急務者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略三曰擇守令○三月丙申
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當思大軀若乃

宋監升

○

据撫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則非本心他日入對又言今經費不
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
在於人主之一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洞見
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中書言昨修執政拜罷錄詳略失中本末
差舛詔史館重行編修秦檜之初免相也上以御劄斥其罪而一時
制詔拜罷錄具焉檜欲滅其迹故有是請○丁亥和州防禦使瑒為
保大節度使封崇國公甲午詔瑒赴資善堂聽讀祿賜如建國公例
○四月己未新荆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綱奏
辭新命又上疏言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亟奮亟躋上累陛
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關於國躰故有是命○甲子孟庾為河南府
路安撫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路允迪為應天府路安撫使
兼知應天府充南京留守○戊辰上謂大臣曰韓世忠欲獻駿馬朕
命留以備用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事朕曰不然虜雖講
和戰守之備何可以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
諸將乘此間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強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
○庚午上謂秦檜曰陝西諸將既叛復來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

紹興九年

卷之四

宋史

高宗

朕謂中原尚可從容國治至如陝西五路勁兵良將所出他時當用
 腹心之臣可也○已亥詔韓世忠張俊及隨行將佐並賜燕臨安府
 治上以世忠持身廉特賜建康永豐圩田千頃世忠辭不受○司農
 卿莫將論財用五說曰冗官濫費推法虛文名色輕隱錢幣輕荒儲
 積不固詔權戶部尚書梁汝嘉與將同措置○五月甲申太常少卿
 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趙鼎之始相也葵在臺中嘗連章極論趙子洎
 不可用語侵鼎坐是不得其言而去逮秦檜獨相意葵必憾鼎再引
 入臺一日内降差除四人葵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
 法檜始不樂○戊子判太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壽朝謁永安諸
 陵前二日士儂等至河南民夾道擁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
 得為宋民有感泣者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水即日
 大至父老驚嘆以為中興之祥○甲午尚書都官員外郎丁則知道
 州秘書省正字汪應辰通判建州樞密院編修官趙雍通判瀘州皆
 以論事忤秦檜故出之○樞密院計議官曾緯提舉淮南東路茶鹽
 公事自淮南復置監司而鹽事以漕臣兼領至是復置官提舉○壬
 寅詔自今百官並久任有如僥冒陳乞之人取旨黜責時殿中侍御

宋監州

力

史周葵論自頃大臣市恩而不任怨爵賞輕而人有奔競之心刑罰
 弛而下無畏服之意風俗不靖職此之由○左迪功郎張行成獻詢
 堯書二十篇其首曰定謀次曰審勢次曰議都三篇次曰議地二篇
 次曰議蜀二篇次曰立志次曰遣使次曰任相次曰蓄力次曰建親
 侍郎謝祖信知潭州祖信既力論趙鼎落節於是章氏諸孫咸集闕
 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上偶知之謂執政曰聞章惇家有人欲陳訴
 以趙鼎去便謂事有更變此事乃出朕意鼎何豫聞有從官為之主
 議者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婿也遂命出守○宰臣秦檜乞以上所
 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世上曰十八章世人以為童
 蒙之書不知聖人精微之學不出乎此也朕宮中無事因學草聖遂
 以賜卿豈足傳後檜請再三乃從之○甲子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
 修兼翰林學士中興後學士三入者自此始○已巳士儂張壽自西
 京朝陵還入見壽奏疏言夷虜之禍上及山陵瞻望柝城至于慟哭
 雖誅討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而復此讎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
 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伏望益修武備以俟

張行成 堯書 事

高宗 紹興九年

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雲徹席捲盡俘醜類告功諸陵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子孫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壽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默然

痛哉

張壽之謁陵寢也上問如何壽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石澗水至之祥父老驚嘆而西京遺民必道懽迎皆言父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者乘此機也撫定遺民汛掃舊物修車備器以修宣王東都之會庶幾可也夫何敵去而舞上恬下愉惟曰韓尙書等充報謝使而已秦檜加少保加國公而已大赦天下誇示奇功而長安咫尺王曰逆歸故老含涕而絕望黃河鳴咽以流悲檜之肉其可食乎此紹興八年九年之間虛老歲月坐失機會秦檜主和之議沮之也

張壽言廣事

壽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虜於淮陽作筏及造繩索甚多諸將以朝廷嘗有不得遣開探拍揮遂不復遣虜人姦猾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虜之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虜用往來自若此無一人敢北渡者又言鄜慶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賦租已竭而使命絡繹推恩支費猶用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

秦檜恐忤虜意

使之節制壽所言皆切中時務而秦檜方主議和惟恐少忤虜意故事皆不行○四川宣撫使吳玠薨于仙人關治所年四十七計聞詔輟朝二日贈少師賻帛千疋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璘璘曰虜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文據其形便爭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機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玠後謚武安初富平既失律蜀口屢危

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為固由是蜀人至今思之○壬申簽書樞密院事接炤至長安留十餘日李世輔因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炤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皆以書招世輔歸朝○癸酉澧州軍事推官韓紉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坐傾

險懷姦動搖國計也時紉上書論議和非計故竄之○乙亥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副元帥宗弼密言於金主亶曰河南之地本

持賴宗磐王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

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宗弼帳下密來謁倫告以宗弼誅持賴倫具言于朝乞早為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過界倫將使指此行時宗

紹興八年

等謀為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發軍以復取河南為名將作
 亂○丁丑夏國主乾順薨○秋七月己卯朔金主曹執其領三省事
 宋國王宗磐充國王宗偉滕王宗英虞王宗偉先是郎君吳矢者謀
 反下大理獄事連宗磐等辛巳皆坐誅○丁亥秦檜留身論治道上
 曰御衆以寬朕於宮中未嘗輕用鞭朴往者劉豫苛虐聞此間仁政
 即以爲笑趙鼎屢勸朕勵威朕不謂然今得失之効何如哉檜言陛
 下與豫勢異豫之叛逆人所不與非劫以威不能苟延歲月陛下承
 祖宗之德惟仁政可懷遠邇上因歷述古今帝王治迹專以仁祖爲
 法○是日王倫至中山府爲金人所拘○甲午詔三省催促刑部將
 今赦未檢舉人速具事因申省取旨以久旱用言者請也○丁酉命
 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使司職事世將自成都馳
 赴河池○己亥秦檜言陛下齋居蔬食以祈天雨澤考之典禮惟當
 損太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天意好生朕實不忍既而
 雨應○庚午王倫在中山府始聞金國內變俄傳都元帥宗弼昨夜
 抵城外已還祁州矣少頃引接者令倫等赴元帥府○辛丑臨安府
 火○八月己酉復淮南諸州學官貢○簽書樞密院事樓昉自鳳翔

宋監廿一

東歸○甲寅新夔州路提點刑獄喻汝礪行駕部員外郎汝礪始以
 勾龍如淵薦故得召及對首論願革近時文章骯髒之習以還西京
 典雅鴻臚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又論蜀中之力何以屈非兵
 屈之官之冗者屈之也非官之冗者屈之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也
 官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偕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而
 潰敗礫擊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
 乎上甚嘉然且面諭曰不見卿久矣英論如昔遂下所奏之疏付中
 書秦檜使人諭以上將用君君宜與時高下毋妄言汝礪不荅翌日
 遂有是命○戊午金都元帥宗弼殺魯國王昌于祁州昌臨刑謂宗
 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早圖之○辛酉吏部員外郎徐度言新
 復州縣遺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屬縣之令佐最爲近民尤當謹擇
 上曰度所論極當新疆百姓久被虐政若州縣官非其人朕之德意
 何以自達○乙亥初金人欲得王威趙榮已遣還之韓世忠遺秦檜
 書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
 無復中原望耶檜慚乃令榮威自六合趨淮西而去○丙子命常州
 津遣通微處士陳得一赴史館補修奉元曆○九月庚寅朔龍神衛

高宗 紹興九年

賜李

名顯

忠

樓炤

蜀四

川科

將除

言副

胡世

秦檜

怒張

守

罷經

制司

不用

武臣

作部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四廂都指揮使李世輔言初歸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讎臣曾報復乞

待罪詔世輔有功廊廷特放罪後四日引對便殿上諭曰卿忠義歸

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賜名忠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

忠○癸未樓炤言川陝既分屯人馬已將自兵興以來朔生科敷悉

行蠲免凡八十餘萬貫石上曰四川又屯大兵不無科須今故地歸

復兵各分遣得以減罷遂可愛養民力矣上欣然喜見於色○胡世

將為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閑習

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用之世將既除宣副諸將皆賀世

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虜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

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撫

之規摹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奉

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初資政殿大

學士張守帥江西以郡縣供億科擾煩重上疏請蠲積欠損和買罷

和糴及裁減軍器物料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為月進且日虞

四方財用之不至也覽疏怒謂人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

彼謂損國乃益國也至是成都闕帥檜遂擬以守代胡世將上曰張

守素弱豈堪遠道江西盜賊寧息人方安之無庸易也檜乃止○庚

寅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領用曾統奏也常平法起於

西漢歲豐則斂歉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斂春飢則散可以平

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辛卯樓炤奏以閣門

祇候知同州郝朴知陝州上問秦檜曰陝州合差是何臣察檜曰舊

繫差文臣上曰武人作郡往往不曉民事又多恣橫今日所還州郡

父陷夷偽尤須守臣得人使之愛養百姓武人非所任也可自今只

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澤亦以收還威柄○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各薦

士二人時言者請遵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所知特加親擢如此則

庶僚無附下之嫌大臣免招權之謗上亦以中原隔絕遺才必多故

有是命○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亶于御林子倫致上命

亶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倫還知元帥罪

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

國倫曰昨者簽宣蕭哲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后天下皆知

上國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癸丑權吏部

尚書兼史館修撰張壽知成都府兼本路宣撫使四川制置司限

...

...

...

...

張壽
節成

張壽
乞圖
中興
許群
臣奉
親

虜囚
王倫
不遣

遺獲
張所
官

陳淵
乞節
野用

月結局初成都謀帥上諭秦檜曰張壽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道
遠恐其憚行檜退召壽諭旨壽曰君命也壽其敢辭上大嘉遂有是
命上諭檜曰壽雖安撫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
蜀減以寬民力以成都帥臣而得行四川民事自壽始○庚午詔新
成都府路安撫使張壽令引對壽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征繇民力
凋弊官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懇臣俟至部
首宣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澤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寬恤
事件悉委卿措置壽因奏臣入界即行詢訪民間一利一害先次罷
行官吏有貪冒慘酷為民之蠹者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
速霑實惠上皆可之壽又言今茲和議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間暇
之時矣况來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載得非陛下中興之時乎
時不可失願陛下鑒詩人間暇之語稽孔孟發明之意汲汲專以治
政刑為務上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乙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
乞賜告省侍于明州上謂宰執曰群臣之有親者朕未嘗奪其情昨
蕭振以親為言亦令奉親而來庶使不失為臣為子之道今炤可給
假迎侍○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初乘氏人李寶少無賴尚節

宋並廿一

氣鄉人號為潑李三飛入朝寶願歸軍中飛以為馬軍未之奇也寶
決決與其徒謀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寶抗言欲歸者寶也眾皆不預
飛奇而釋之寶願歸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寶募得八百人
赴飛軍飛乃以寶統領軍馬屯龔城○金主亶復遣耶律紹文至驛
諭奉使王倫言卿留雲中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
臣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再命等事而拘倫以俟
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十一月己丑故追復左通直郎直龍
圖閣張所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銀絹百匹兩先是湖北京西宣撫
使岳飛言所忠義上命復舊官飛又言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所以忠
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與旌加褒異使天下
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有是命○戶部侍郎周聿言陝西士人學術
各荒拙於為文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乞別立字號上曰陝西
久陷偽境朕欲加惠遠方可令禮部措置川陝分類試額自此始○
庚寅右正言陳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泛賞給太厚匪頒賜予
之費太過府庫空虛而發之不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
郊祀不遠內有諸將之饋外有鄰境之好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

高宗 紹興九年

李光 以忤 秦檜 罷 常平 法不 許他 用 劉一 止周 秦檜 罷檜 能

之始 鞞 鞞

今日 當以 戰為 主

莫將 便屬

李綱

臣所甚懼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有司得以獻其疑臺諫得以論其失一有失當即行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登日進呈上謂宰執曰朕未嘗有一毫之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上曰淵老成有學乃楊時之婿聞嘗講論語中庸可令其子適進來上因論極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檜等曰陛下之學深造聖域非臣下所及○十二月辛酉參知政事李光罷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鑄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上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宗正丞鄭南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時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己巳給事中兼侍講劉一止起居郎周葵並罷初一止葵皆以言事忤秦檜二人應詔舉左宣教郎呂廣問廣問嘗為李光屬官光欲除館職檜不許殿中侍御史何鑄即奏二人非知廣問特迫於光之囑而舉之是欺陛下也詔一止葵落職與呂祠○新陝西轉運副使李唐孺為四川轉運副使○女真乃戶湖沙虎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金主實以其叔胡廬馬為招討使提點夏國鞞鞞兩國市場鞞鞞者在金國之西北其近漢地謂之熟鞞鞞食有粳稻其遠者謂之生鞞鞞止以射獵為生性勇悍然地不產鐵故矢鏃但以骨為之遼人初置市場與之回易而鐵禁甚嚴至金人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鐵錢絲是河東陝西鐵錢率自雲中貨於鞞鞞鞞鞞得之遂大作軍器焉

宋監十一

五

庚申 紹興十年春正月辛巳先是金人遣奉使官知閣門事藍公佐南歸議歲貢誓表正朔冊命等事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癸未右正言陳淵入對言自公佐之歸聞金人盡誅前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要索臣謂和戰二策不可偏執上語淵曰今日之和

不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為主○秦檜奏曰臣度近日上封言臣等罪陛下掩蔽者多矣上曰凡上書朕無不覽若言卿等過咎豈可不令卿等知却令積成大過耶○乙酉李誼假資政殿學士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京畿都轉運使莫將副之誼不受命乃以將充迎護使知閣門事韓恕副之○戊子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薨于福州綱之弟校書經早卒綱悼恨不已會上元節綱臨其喪哭之慟暴得

綱之弟校書經早卒綱悼恨不已

陳淵
論使

改正
科奉
年分

喻汝
張鼎
改除
劉縣
廖剛
以忤
秦檜

將帥
漕臣
當休
國

疾即日薨年五十八○甲午詔作忠烈廟于仙人關以祠兵珍○丁丑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焯遷一官致仕以焯引年告老故也○右正言陳淵言伏見近者所命之使有所升黜且趣其行今急於遣使而不及其他則知虜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心用彼之正朔則亂國政至於歲幣之數多未必喜寡未必怒與多不若寡之為愈蓋和戰兩途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戰或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久而不變則無是理願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誤大計○癸卯上謂大臣曰莫將奉使金國凡所議者可一一錄付恐將妄有許可他日必不能守○乙巳布衣歐陽安求獻祖宗龜鑑詔戶部賜束帛○二月辛亥王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為東京副留守仍兼節制軍馬○癸丑詔曰永惟三歲興賢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遵用彝典須緣多事有展試期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革正用復故常可除科場於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發解外將省殿試更展一年於紹興十二年正月鎖院省試三月擇日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紹興十二年省試為準於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用御史中丞廖剛之言也○丁

宋監廿一

五十一

已喻汝礪知遂寧府汝礪本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因求去改除潼川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上略曰顧臣何知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賂戎暨偽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張鼎特改合入官鼎為太湖令以薦者得召見上諭大臣令改秩堂除劇縣且曰此因能以任之也若一縣得良令則百姓皆受其賜矣○庚申御史中丞廖剛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覆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群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悅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者勸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實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西京留守孟庾為東京留守兼權知開封府○庚午上與秦檜論川陝財賦上曰將帥漕臣皆當體國為一家士卒固欲拊循民力亦須愛惜豈可妄費也○癸酉御史中丞王次翁言吏部審量濫賞皆顯然暴揚前日之過舉蓋害陛下之孝治望罷累降指揮從之先是新知太平州秦梓知秦州王喚皆以恩倖得官及是次翁希檜旨以為之地繇是二人驟進○三月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壽始至

高宗 紹興十年

張壽
胡世
將議
蜀事

又任
縣令

范推
論崔
夜十

事

張俊
乞免
和買
不許

孟庾
以東
京降
冀
廣分
四道
入寇
河
蜀

成都初壽自京洛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速至長安所聞益急
壽遽行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為言和尚原最為要衝自原以南
則入川路散失此原無蜀也世將曰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
自朝旨撤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為我壽
之壽遂為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
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辛卯尚書吏部員外
郎朱松知饒州以右諫議何鑄奏其懷異自賢也○丙申大金賀正
日使蘇符自東京歸初洪皓既拘冷山希尹問以所議十事皓折之
希尹曰汝性直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莫將繼來議不合囚
之涿州事復變符至東京虜人不納乃還○夏四月丁未知建康府
漂水縣李朝正召赴行在先是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朝正到官
二年招集歸業人戶萬餘磨出隱漏稅賦四萬貫石匹兩委有顯效
乞稍加試用以風能吏上召對既而謂秦檜曰近時縣令以政績被
薦往往別除差遣不若與之進秩還任庶久則民安其政乃遷一官
賜五品服遣還○癸丑右承議郎范振上書論崔募首戶長等十事
乙卯上謂輔臣曰朕昨夕閱振書所論皆民間利病其言多可采遂
以振知南安軍振建陽人也○壬戌東京副留守劉錡入對上命錡
以所部騎司之軍往戍又益以殿前司兵三千人諸軍家屬皆留順
昌就糧惟精兵分戍陳汴○乙丑淮西宣撫使張俊乞免其家歲輸
和買絹二省擬每歲特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
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
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為子孫之福俊皇
悚力辭賜絹後喜殖產其罷兵而歸也歲收租米六十萬斛○庚午
詔復置四川諸州學官○壬申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知紹興府
○五月甲申詔徽宗皇帝御製閣以敷文為名○丙戌金都元帥宗
弼入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初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既廢偽齊乃言
不如因以河南地錫與大宋宗弼力不能爭及昌誅宗弼始得政以
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遂分四道入寇命聶黎李董出山東撤離
昌寇陝西李成寇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餘萬人與孔彥舟鄴變
趙榮抵汴至是犯東京遂命使持詔徧抵諸郡知興仁府李師雄知
淮寧府李正民皆束身歸命自是河南諸郡望風納款矣○金人陷
拱州守臣王愷死之○撤離昌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偽官所至迎降

身安

劉錡

胡世將誓死

劉錡

遠近震恐。○丁亥東京副留守劉錡至順昌府。○金人陷南京。葛王
 衰以數千騎至宋王臺。留守路允迪朝服出城見之。遂送允迪于汴
 京。或曰允迪至汴京七日不食死。○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
 河池知同州張洵遣人告急。○權知永興軍郝遠開長安城門納金
 人。長安陷。關中震動。知陝府吳玠城守以拒金人。郝遠遣人持金國
 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之。斬其使。○己丑直龍圖閣
 陳楠守太常少卿。時上將用楠。問其所在。秦檜不樂。之繆以同姓名
 者為對。曰見從韓世忠軍為參謀。上笑曰非也。楠佳士。豈肯從軍耶。
 遂召用。○金人陷西京。權留守李利用奔城道。○庚寅知順昌府陳
 規得報虜騎入東京。時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
 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問曰事
 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
 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其所部選鋒游
 奕二軍及老幼輜重夜四鼓。終至城下。旦得報虜騎入陳。距順昌三
 百里。闔城惶惑。錡遣官屬與規議。斂兵入城。為捍禦。計人心稍定。○
 辛卯詔以鎮江府所籍鄞瓊水陸田四十二頃賜李顯忠。○四川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撫副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原使田晟以兵三千人逐敵。始金
 人之渡河也。惟孫屋吳璘隨胡世將在河池。世將倉卒召諸帥議出
 師。楊政及晟先至。涇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
 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涇不識也。吳璘抗聲言
 曰和尚原殺金平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
 此懦語沮軍。可斬。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
 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曰涇實失言。不宜居帳下。遂先遣晟還
 涇原。涇赴熙河。涇恐懼汗洛單馬趨出。○是日統領軍馬李寶與金
 人戰于興仁府境上。殺數百人。獲其馬甚眾。寶岳飛所遣也。○壬辰
 劉錡召諸將計事。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或曰去則虜人邀我歸
 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徐為之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
 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眾議始
 定。即鑿舟沉之。示無去意。錡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
 家。恐為賊黨。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
 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問探於是。軍人皆
 奮曰。早時人欺我。今當為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

高宗 紹興十年

胡世將

廖剛折鄭

順昌

隆徽書推賞

禁權

戰且修壁壘時守備全缺錡取偽齊所作蚩車以輪駘埋城上又撤民家屋廩以代芻藿邑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丙申胡世將命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自河北赴寶雞河南以捍寇遣楊政郭浩為之聲援先是世將屢奏乞速徙右護軍之屯陝右者還屯蜀口不報丁酉始詔世將日下抽回○己亥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為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制官李貴步諒之軍隸之○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以金人犯陝西故也又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事合行黜陟許依張俊所得指揮○辛丑提舉醴泉觀鄭億年乞在外宮觀改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邊報至行在從官會于都堂工部尚書廖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秦檜以為譏已也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乃有是命○是日金人犯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折合李董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虜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虜矣先是金人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

宋監廿一

五八

兵救之虜解去○壬寅金人圍順昌府先是劉錡於城下設伏虜游騎至擒其千戶阿黑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虜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璩及龍虎大王軍併城下凡二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真漢兒皆謂賊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六月甲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為太保封英國公淮西宣撫使張俊為少師封濟國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為少保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兀朮撒離曷令頒之河南陝西應南北官負軍民如能識運乘機奮謀倡義生擒兀朮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第宅一區至如撒離曷資性貪愚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為李世輔擒縛博頰求哀僅脫微命尚敢驅率其眾復犯關陝有能併殺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丙午給事中兼侍講馮檝提舉亳州明道宮金人叛盟秦檜以其言不懼甚懼一日謂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明日檝

紹興十年

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須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上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檄云適觀天意檄必被逐即引疾求去乃有是命○戊申東京副留守劉錡為樞密院副都承旨公准制置使時虜衆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旣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酋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戮之甚衆既而報金都元帥宗弼親擁兵至先是宗弼得告急之報即素靴上馬麾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適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賊營近在三十里而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被虜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虜遂侵兩淮震動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為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為然求欲效命○己酉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都統制吳璘楊政以書遺撒離曷約日合戰其略曰璘等聞之師出無名古之所戒大金皇帝與本朝和好復歸河南之地朝廷戒飭諸路安靜邊界不得生事諸路遵稟朝廷約束不敢毫髮有違今監軍忽舉偏師侵暴疆場人神共憤莫知其故璘等身任將帥義當竭誠報國保捍生靈已集大軍約日與監軍一戰撒離曷於是遣鶻眼郎君以三千騎直衝我軍都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縣城守撒離曷別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退師顏等攻扶風拔之生擒金虜一百十七人首領三人別遣裨將擊鳳翔西城外虜寨撒離曷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陣二十餘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庚戌工部尚書廖剛與外任剛以事積忤秦檜右諫議大夫何鑄等即共劾剛幸朝廷之有警復肆詭譎以惑縉紳故有是命尋以剛提舉亳州明道觀○壬子金都元帥宗弼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擡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平明虜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賊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賊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五人為伍貫韋

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虜諸酋各居一部衆欲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木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木兀木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叛將孔彥舟、鄧瓊、趙榮輩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開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時彼力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虜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遣屬扶歸士殊死鬪入虜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于濠者虜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盈野兀木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颯乙卯順昌圍解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俾錡擇利班師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筏繫檣而去宗弼至秦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襲守歸德府常守許州程將軍守陳州宗弼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丙辰

宋史

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牛皋及金人戰于京西敗之○戊午右承事郎陳鼎降一官鼎上書言虜敗盟秦檜怒言者因論鼎故有是命俄又送吏部以鼎知德興縣○己未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鄭建充等集鄜延環慶之兵攻金人于醴州敗之復醴州○壬戌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以父居明卒去位○甲子權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拒金人于青溪嶺却之初撒離曷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玠揚政夾渭河而陣玠駐兵大虫嶺撒離曷自登西平原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自涇原路欲走邠州於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在邠州三水縣涇原經略使田晟遣統制官曲汲秦玠拒敵於青溪嶺宣撫副使胡世將謂浩非素臨行陣之人難以責成即遣彥及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鄭師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虜戰高谷吳頭麻務屯之間金人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撒離曷自將銳兵攻青溪汲玠戰敗奔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玠斬於軍前以徇彥率兵迎金人戰盤垓兔耳敗之金人去復還屯鳳翔○乙丑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子志罷先是江西漕司員月椿錢詔總領官曾慥劾罪子志行部取漕吏釋之慥言于朝故罷子志再使湖

高宗 紹興十年

子
之
政

命
班
師
不
聽

劉
錡
以
功
建
節
韓
世
忠
軍
敗
虜

張
浚
言
邊
事

上
嘉
張
浚
之
忠

北先聲入境奸吏望風解印授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
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于馬前子恣為詢究其便利可
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兼營田大使無敢
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為當然子恣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
負抑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平生好論
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當世士安國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子
恣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歸
非大姦若能是乎安國子寅初猶以為過後乃信服子恣再以毀去
自是閑居十九年○初命司農少卿李若虛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
飛軍前計事至是若虛見飛于德安府諭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
宜且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
飛許諾遂進兵○丙寅湖北京西宣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人戰于
陳蔡之間敗之○上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於兵事至於器械亦
精思孰講昨造大鏃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又造鏃首小鏃
初亦未以為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錡軍于順昌城下
破敵正為此鏃也○戊辰川陝宣撫司左統領官曹成自汧陽襲金

宋監廿一

卷之

人于天興縣敗之○庚午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錡為武泰
軍節度使待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前一日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
罰欲明錡以孤軍挫賊鋒兀木遁去其功卓然當便除節鉞即日降
制既又遣中使撫問上賜札有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京東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背嵬將成閔北伐遇金人于淮陽
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全人于沂河死者甚眾奪其舟二百○福
建路宣撫大使張浚言臣竊念自群下決回鑿之計國勢不振事機
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清宗族
隨而盡南則我德虜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寢微異時釁端
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虜懷反復
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天下之英才據
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繼聞淮上有
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舡利害上嘉浚之忠遣中使獎諭
浚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閏六月丙子
詔三衙管軍及觀察使以上各舉智勇猛略才堪將帥者二人○戊
寅上曰狂虜犯境諸軍不免調發盛夏劇暑朕蔭大厦御絺綌猶不

高宗 紹興十年

將士

能勝其熟將士乘邊暴烈日被甲宵每念薰灼之苦如切朕躬可降
詔撫問慰勞之○辛巳涇原經略使田晟及金人戰于涇州敗之初
撒離曷既為王彥所却遂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為陣乘虜壁
壘未定奮兵掩殺自巳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眾金人敗
走○甲申上曰諸將進兵所在克捷正恐狃於屢勝士復以驕可下
詔飭其嚴整行伍明遠斥堠蓄力養威以俟大舉勿爭尺寸之利期
以殄滅孽酋而已上又曰夷狄雖異類苟知效順何以多殺為馬欽
等初歸朕貸而不殺劉光世屢以為言既而女真契丹燕人來歸者
益眾光世方悟朕意至今諸軍往往收以為用今交兵之際正宜多
方撫納使知內嚮○是日田晟及金人再戰于涇州敗績金人雖幸
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以兵攻陝西諸郡城守
未下者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為防秋之計
保險以自固矣○丙戌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宿州降其守閣
門宣贊舍人馬秦○壬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張憲傳選及金
將韓常戰于潁昌府敗之復潁昌○丙申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常
既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牛阜徐慶等與憲會憲等與常戰于

宋

六十一

秦檜
令臺
諫攻
趙鼎

張俊
克馮
用俊

秦檜
將班

淮寧府又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丁酉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興化軍居住初鼎
罷郡還邵興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
鼎右諫議大夫何鑄亦再疏論之乃有是命○湖北京西宣撫司統
制官郝最張應韓清克鄭州○京東淮東宣撫司統制官王勝克海
州生執守將王山韓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
皆荷耒耜而觀○戊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撫使劉光
世聞鄺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南京進士蔡輔世同往招之瓊不啓
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軍還太平州而俊以大軍
至城父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聞之謂葛
王襄曰夜以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眾遁去時俊軍戍甚
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己亥知順昌
府陳規知廬州沿淮制置使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
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帥之有功
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以犒軍
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進兵乘虜虛而檜

馬示

秦檜
鼎

岳飛
之捷

胡世
飛班
諸州
皆復

岳飛
諸州
皆復

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虜震懼喪魄燕
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指燕以南弃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龜鑑曰虜至宿毫王德得以破其營虜至穎昌岳飛得以殺其將
或捷於鳳翔或捷於寶雞或捷於扶風又皆吳璘楊政保蜀守蜀
之功而虜之回軍直趨濠州我諸將得以黜兵制之當是時也無
一人不勇無一戰不勝蓋不止有一月三捷之告非虜至此不善
戰也直以我師正銳所向無前吾觀虜酋告乃木曰今者南兵米
昔日此而虜兵望見王師且曰此順昌也也亟退避之除兇季
耻此蓋可乘之機也撫機不發何為也耶

庚子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右諫議大夫何鑄章再
上遂有是命制略曰朋姦罔上惡殆並於共兇專利擅權罪實侔於
楊李○秋七月癸卯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
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既聚兵先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偽河南
尹李成弃城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安軍○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戊午上曰朕常與諸將論兵
諸將皆謂虜人鐵騎馳突若在平原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
不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勝負顧人心如何
耳苟人心協和則彼雖在平原亦可取勝諸將皆不以為然今諸將

宋監

六十一

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語○巳酉湖北京西
宣撫使岳飛自與宗弼戰于郟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制官
楊再興單騎入虜陣欲擒宗弼不獲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庚子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金人戰于長安城
下敗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
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賊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
出潼關皆以絕虜歸路○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迪功郎以其獻佑
政編可採也○乙卯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統制官姚政及
金人戰于穎川府敗之○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郟城班師
飛既得京西諸郡會盟書不許深入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嚮
旗靡轍亂飛望之口吐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飛以親兵二千
自順昌渡淮赴行在於是穎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為金人所取議
者惜之○甲子復釋莫文宣王為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於是
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八月壬申降詔提舉江
州太平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喻樛陳剛中令吏部與合入差遣
凌景夏樊光遠與外任差遣毛叔度與對移一般差遣先是九成等

高宗 紹興十年

附和
不

韓世忠
淮陽

秦檜
主罷
兵

論功
飛
賞

皆言和議非計及是秦檜將罷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故斥遠之
 尋以九成知邵州剛中知安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為閬州州學教
 授叔度為嘉州司戶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乙亥韓世忠園淮陽
 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
 于門之外閔身被三十餘創世安亦腔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
 絕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于沂州譚城縣
 虜溺死者甚衆○丙子劉昉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昉為秦檜所喜
 故旋用之○戊寅知澠州吳琦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劫金人中條山
 寨敗之獲馬二十四匹翌日只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毛罕○庚
 辰金人自滕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泃口鎮敗之是日世忠
 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至千秋湖陵遇金人所遣
 鄧瓊叛卒數千人寶等與戰大捷獲戰船二百○壬午季成自河陽
 以五千騎犯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興遣
 銳士自他門出擊之成敗走○癸未上與宰執論戰守之計上曰戰
 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強守則為弱但當臨
 機應變而已○丙戌祕閣修撰新知邵州張九成落職以御史中丞

宋世忠

六

何鑄言其矯偽欺俗故有是命九成以家艱不赴○一 淮北宣

副使楊沂中潰軍于宿州○壬辰永興軍路經略副使

于盤至縣東敗之○甲午川陝宣撫司同統制邵俊統

入于隴州汧陽縣牧于嶺敗之○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

韓出忠軍前議事宰以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

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

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副使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

復出師矣○丁未楊以同統領楊以儀劫金人于鳳翔府城南寨

獲戰馬數百○戊申 入西六步 李成數為河南府李興所

敗乞師于宗弼得番 萬興安眾 為不敵棄城去寓治于永寧

之白馬山○己酉上 訓大臣曰朕昨百諭岳飛 凡為大將者當以天

下安危自任不當較功賞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所為至於朝廷

待大將亦自有禮如前日邊報之初除諸將便加師保豈必待有功

乎時飛已至行在故上訓及之○庚戌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

並配赦天下○癸丑揚政軍統制官楊從儀邵俊統領王喜敗金人

于汧陽○辛酉臨安府火延燒省部倉庫○冬十月丙戌河北路統

高宗 幼而與十年

賑濟
須及
鄉村

季夏
死
山

判李寶至楚州時韓世忠在楚州寶與其徒歸之世忠大悅○己亥龍圖閣直學士范冲微獻閣待制王居正並落職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何鑄論二人之罪故有是命○庚子熙河經略司將領古心逢與虜遇于野龍河敗之○十一月戊申金將合喜自潼關出犯陝州守臣吳琦擊知之合喜棄宿柙也○鳳翔府同統制楊從儀敗金人于寶雞縣○西上曰自古為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未有專事殺伐殘忍而可為者○安撫大帥又伐殘忍為事不顧人心之失朕知其無能為者○安撫大帥浚等奏乞措置賑濟書上曰賑濟本為貧民近世以及城郭而鄉村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皆沾實惠矣○乙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先是慶陽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出將招河東經略使王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清執之以詣撤離曷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守以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虜所執也士勿震懼守城壁撤離過怒遂遇害

之撤回力之強弱苟謀之不臧惟

成功二月乙未言者請令諸大帥各薦備禪之一
校智愚勇怯朕孰知之僅有使令便可抽摘何用薦乎
侍郎張宗元乞命有二以續降朝旨使人合理者哀為一書以進許
之後九年乃成凡四卷
初李興既屯白馬山寨李成以
蕃漢數萬眾圍之時與妻周氏與甘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虜圍益
急士心頗搖興聞謂諸將曰興與諸將當以死守母有二志苟或不
敵吾豈為虜汚者當苟
以奉國下
車河南尹興得檄不敢
斬其使以檄聞于朝
國以之反
泗軍民之絕興焚香默禱
一夕大雪泉源皆溢
不可屈乃
山下屯兵積糧為久居
計興潛遣將士夜焚之
挫兵歸

王文鑑宋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一

高宗 紹興十年

